

黄锦树主编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台北卷

打个比方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一位优秀的作家生活在哪里并不重要，写什么题材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如何来感受生活，理解生活和表达生活。我为本辑上海卷挑选这五篇作品，与是否描述“都市”并无关系，我所看重的仍然是文学中的人性力量与审美精神的独特。

——陈思和



从迷恋痴迷的同性恋到机械麻木的“齐人之福”，从爱情玩具、美人鱼等魔幻寓言到母女、母子之间的现实确情，从触析喜剧般的就爱姿势到世上女儿的情人……香港的地志学因此不妨与香港的情欲学相提并论，香港的历史就是香港的罗曼史。

——许子东



在这样价值颠倒的年代，文学有什么用又再成为问题，论证作家作家的台湾本土认同？还是被宣判没资格爱台湾的外省族裔之流亡情绪？这一点，大部分的文学写作者其实并不像评论者那样立场鲜明——成熟期的作家大部分进入创作的空窗期，或间歇期，虽然还不能确知是否有意的赋闲，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小说选集的作业面狭技术上的困难。

——黄锦树

ISBN 7-5321-2924-1



9 787532 129249 >

定价:23.00元

黄锦树主编

“三城记”小说系列第三辑·台北卷

打个比方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个比方/黄锦树主编.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 1

(三城记小说系列)

ISBN 7-5321-2924-1

I. 打… II. 黄…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150 号

责任编辑: 谢 锦

封面设计: 王志伟

打个比方

黄锦树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lem@publicl.sta.net.cn

网址: www.sle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插页 2 字数 199,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00 册

ISBN 7-5321-2924-1/I·2247 定价:23.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4780222

序 撕裂年代的小说

□黄锦树

政治的变迁虽然不一定全然决定了文学的变迁,但若要说前者不受后者的影响。那难免是欺人之谈。而要谈论台湾这几年的小说,一个基本的背景是,2000年后的政党轮替,国民党五十年来第一次沦为在野党,以台独为其党纲的民主进步党首度取得政权,是为所谓的绿色执政。然而边缘与中心的颠倒、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易位却并没有缓和前此以被压迫者的受难经验为动力资源的革命清算,而是继续地被深化为主政者的政治资源,用以掩盖主政者急速腐化——如同第三世界本土政权最常见的毛病:财物上的巧取豪夺,权力上的鸡犬升天——的难堪事实,及消减甫易位的反对者批判的道德根基。同时而生的,是公共教养的更其沦丧,一切基础价值、抽象价值都被政治言谈——对掌权者的巧言令色,对敌人的恶言相

向一一取而代之,只要它宣称是符合本土的基本教义。另一方面,伴随着本土这政治主导意识形态的——所谓的主流民意——是民粹主义的普遍化,且一切以蓝绿划分敌我,政治的忠诚考核无所不在,而随国民党败退台湾的外省族群(残存的第一代及正当中壮年的第二代)首当其冲,被总体化为昔日压迫者的代罪羔羊。爱台湾(血统纯正者的特权)取代戒严时代的三民主义万岁,一种替代性的政治主导文化形成中。这种伴随着台湾本土运动、台湾民族之想象建构而逐渐深化的族群撕裂,在政党轮替后随着掌权者不加节制的操弄,使得2000年甚至比1987年的解严成为更严重的历史断裂点,普世文明的基本价值在权力与政治的现实里,让位于新的政治教条,台湾走上第三世界历史常见的土著政权翻云覆雨下的价值毁坏之路。

在建制上,是台湾文学所及台湾文学系从北到南,纷纷成立,大有取代论证流亡国民党政权国家意识形态的中国文学系之势;只有为它找到利禄之途,新国语方能找到现实的立足之地。再则是台南台湾文学馆于2003年正式开馆营运。一如大学中文系文学研究近十年来的主流趋势,现代文学早已悄悄地被台湾文学取代;而在台湾文学这样的政治空间里,外省原罪一直是识时务者不证自明的立场。政治区隔,随着台湾文学的专名化,它的世界其实严重地变小了。在这样的价值毁坏的年代,文学有什么用又再度成问题,论证当家做主的台湾本土认同?还是被宣判没资格爱台湾的外省族裔之流亡情绪?这一点,大部分的文学写作者其实并不像评论者那般立场鲜明——也许后殖民论述或文化研究典范下的文学研究

原就像极了政论大字报之故——成熟期的作家大部分进入创作的空窗期,或间歇期,虽然还不能确知是否有意的缄默。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小说选集的作业面临技术上的困难。恰好这两三年有一大批新人出版他们的第一本小说集,因而这本小说选有半数是新人的作品,顺带得以考察一下这价值毁坏年代的新人的文学。

新人中童伟格(1977生)、伊格言(1977生)、陈思宏(1976生)和何宜玲(1980生)都不满三十,甘耀明(1972生)、吴明益(1971生)和更早成名不算新人的黄国峻(1971—2003)均为三十出头,都是台湾政治解严后、经济起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在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及尝试写作的年代,其时以台北与高雄为主要标的的台湾的都市空间已然与世界同步,也即是被论者指称为后现代的年代。那同时是台湾闽南人以二二八及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政治伤痕为动力、以日本殖民统治的遗产为资本建构新国族的年代,相关的论述成为台面上的主导论述,而生活空间上城乡距离进一步拉大。如果说城市进一步国际化、世界化,乡村则几如异国那般被置于分岔小路的尽头,在山的包围里,河的另一岸,隧道的那一头,在都市之外的另一个空间里。或许因为这样,这些年轻的小说写手——一如所有的新人,几乎都以早年的生活经验为灵感的来源——营造出那么具有魔幻般的乡土,魂灵游荡的小村庄(如童伟格《叫魂》),或是对神祇的召唤(甘耀明《伯公讨妾》,伊格言《祭》,没收入本选集的童伟格《王考》,吴明益《虎爷》),或是超自然超现实化的存有状态(如何宜玲的《鼠类一代的父亲》及老新人阮庆岳的《蝴蝶》、吴明益的

《复眼人》),不论是为了救赎还是驱魔,台湾本土文学的中部教父宋泽莱在更早的年代就预演了类似乡土的着魔与灵异(见其《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热带魔界》)。虽然,年轻写手有节制得多,并不那么非理性乱“起乩”,但显然的,乡土不复是安憩的田园了。台湾毕竟太小,都市的政经噪音确然辐射进所有的场所,神的场所也不例外(《伯公讨妾》)。

但何以超自然物竟成为共同灵感的来源?

历史地看,从日据时代以来,台湾文学一直存在着它自身的悲情乡土的脉络。不论是殖民地游魂赖和、日据时期台湾日文小说三大家(吕赫若、张文环、龙瑛宗)及杨逵的反殖民叙事,书写台湾乡土的殖民创伤经验,还是祖国认同的原乡叙事(钟理和《原乡人》)、悲苦的双乡记(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终归是往返于斯土斯地的感性经验与被殖民的大共同体妾奴般的命运之间。然而启蒙理性的基调未尝稍离。五〇年代以后,经历了脱殖民,流亡政权的血腥镇压,白色恐怖与戒严,文学版图重整,大量有能力书写的新移民进驻,华语中文成为主导语言。最优秀的台湾日文作家如果不是死于人祸、被迫沉默,就是潜入地下,这也决定了其后乡土文学的基调——创伤的本土——尤其在乡土文学论战之后,它很明显地自觉承载了白色恐怖时代的历史创伤,而后更进一步转化为以怨恨为动力、族裔化的本土论述。相较于六〇年代现代主义世代乡土书写的微妙低调,不论是牧歌还是悲歌,都不如稍后长篇巨制的乡土家族史长篇小说之自觉的召唤建构中的想象共同体。族裔膨胀为民族,但恰恰在解严后,几位本土文学阵营的代表性小说家,宋泽莱、李昂及舞鹤,在书写中分别

呈现出精神的附魔与性的疯狂。

是民族或乡土大叙事瓦解后的必然效应？

再从当代台湾文学史的脉络来看，台湾刚经历的是政治伤痕文学（80年代以降，应属于后殖民论述脉络：集体心灵）及以身体为中心的情欲文学（90年代，女性情欲及同志文学，情欲论述：身体），前二者的动力是否已然耗尽犹未易断言，但明显的佳作已颇少见。疲惫的身体，苍老的心灵，迫使新一代过早地以书写进行丧葬仪式（如伊格言《瓮中人》之所为，组合舞鹤为本土《拾骨》的丧悼仪式及骆以军转折期的感伤抒情体）；沈从文—黄春明式略嫌天真的田园诗模式解体后，叙事的魔术让日常空间呈现微微谲谔的魔幻感，仿佛有鬼有神（童伟格《王考》），或是后身体时代超现实主义女性的狂想（《鼠类一代的父亲》），或是在近乎被劫毁的自然物里出神（《复眼人》），悼祭那满刻文明创伤的生态；或是九二一大地震后大地的精灵隐隐道出救赎的希望（阮庆岳《蝴蝶》）？

但即使是都市，就如同上个世纪超现实主义早已发现的，原即是一个光影与速度的奇幻空间，蚁聚的人，飞速移动的超自然机械。骆以军的《运尸人》借一具尸体（沉睡如陌生人），以捷运为移动的舞台，把都市的这种奇幻的日常中的荒谬感展露无余。死去的母亲的身体作为舞台：梦境，乱伦欲望，都市中的穿越。再如同蔡逸君《蓝色的马》，都市奇幻空间里迷失的自我，疲惫的灵魂，在失神中寻找自己的定位点；就如同朱天文尝试捕捉的《E界》，药物与临界经验，新世代残破的语言与过度消耗的感官，网路时代的虚拟空间，神游之所；或者如陈思宏《挂满星星的房间》社会新闻版常见的通俗

剧式的外遇与救赎,残破的情欲,反复的人生母题。

台湾毕竟是个移民的社会。虽然老移民(所谓本省人)歧视新移民(所谓外省人及外籍新娘、外劳),但城市的人口仍不断地在流动,不论是在城乡间,还是地区与地区间。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成年后即往台北——他心目中的中国——朝圣的李永平,《望乡》是其《雨雪霏霏》的压卷之作,把自己游子的心境类比于二战前客死南洋、思乡却无缘无颜归乡的日本妓女,为百年来华裔子民的乱离的心灵历史,补上极其悲伤的一笔。

这本小说选以台湾最后的老左派作家陈映真的中篇《忠孝公园》为压卷。这篇小说非常有意思地把台湾寻求政治赔偿的台籍日本兵的历史问题(作为皇民遗绪)和伪满洲国亲日汉奸(具多重认同多重身份的历史变形虫,屠戮同胞的特务)的历史问题,在台湾一个最常见的公共空间(公园,以忠孝命名者,国民党戒严时代的权力符号游戏)里嘲谑地相遇,让两种昔日皇民的相互比较,而展开罪与罚、救赎与公义等等历史哲学论辩。相较于这本选集中的其他小说,陈映真显然是拉出一个较大的思辨战场与历史空间,而这一条思索之路,显然还大有可为。

最后,这本小说选收了篇2003年自杀的年轻小说家黄国峻的一篇颇具谐趣的遗作《打个比方》,这篇名或许恰好隐喻了文学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尤其在这政治着魔的年代。

感谢王德威教授的信赖,委以重任;特别感谢挚友骆以军先生,不少人选与篇目都幸亏有他可以反复商榷,尤其是新人的部分,有的还是出于他的力荐。另外谢谢联合文学

蔡逸君、麦田胡金伦资料上的帮忙,高嘉谦同学代为处理若干杂务。

2004年3月17日 埔里

目 录

序：撕裂年代的小说/黄锦树	1
E 界/朱天文	1
运尸人/骆以军	17
叫魂/童伟格	31
祭/伊格言	51
伯公讨妾/甘耀明	72
蝴蝶/阮庆岳	90
复眼人/吴明益	106
蓝色的马/蔡逸君	137
挂满星星的房间/陈思宏	152
鼠类一代的父亲/何宜玲	174
打个比方/黄国峻	184
望乡/李永平	189

忠孝公园/陈映真 225

作者简介 308

E 界

朱天文

“YY——EEE——SSSS!”车狂崔哈跳起来,把自己像巧克力雷霆灌破篮框地从天花板高度掣下,跌进沙发里,哭了。

那时,车狂崔哈,他支持的麦拉仑 M. H. 在铃鹿站痛宰法拉利蝉联世界冠军,他键出二十九个惊叹号 E 媚儿给小麦,麦拉仑的死忠小麦。

身为地球上速度最快的男人, M. H. 海肯南说:“没人能设想未来,人生实在太无常。”

车狂崔哈,他键着:“昨夜太紧张,没睡。下午看完比赛,太兴奋睡不着。还撇束! 决定先做收心操,打扫我那劫后余生、奄奄一息的家,然后去忏悔。带渺渺逛诚品,买了一本 Computer Video - how to begin nonliner editing tutorial,还没看,好像很炫。”

海肯南,车侠。那年十一月十日,澳洲阿德

雷站，他连人带车撞个碎，昏迷十日夜。妻，经纪人，领队丹尼斯，轮流榻旁呼唤他。四个月，他重返车坛。

小麦键写道：“麦拉仑头号英雄，淡泊名利，忠心耿耿。谁像他那样肯和车队签长期——你说它是卖身契也不为过。尤其前几年车队陷入低潮时，M. H. 和丹尼斯情同父子，麦拉仑工作人员就是他兄弟。可见的将来，M. H. 只会为这支车队卖命。”

车狂崔哈键着：“舒马克就是缺乏这种风范。”

车神舒马克，不，舒马赫。赫或克，不重要，是神，就要摺倒他。

车速快到马路两边都毛卷起来变成一条隧道。前一秒，无尽还有目标物呈黑点出现，下一秒，已擦身飞过目标物。

晚上十一点？太太太，太早了。

十二点都早。午夜场出来两点钟，差不多，周末这时候才开始。帅黑劲装，一对夜游神，皆挂双肩带背包，皮短靴，轻盈。他们去取车。车里，闪动冷冽星芒，车狂崔哈的银耳环。入车一体？人机一体？战斗机和汽车的唯一交集点，一体性。SAAB 一直强调他们是战斗机制造商。夜游神，驾着陆上飞行器，瞬间，已在不知哪个空间的途中。

蒙地卡罗，

下过雨，地中海橙花香，汨汨泌进他胆汁里，稠稠搅拌着。车狂崔哈，亮出手机键码，一接即应。夜游女啊，等他电话等到这样丢兵弃甲，不顾尊严的地步！他就在手机里亲她，时差七小时，亲她亲得她在手机里呜呜咽咽哭。

“不要这样。你对我到底有多不满说出来讨论一下好不

好,看我到底要怎么做。我们真不要吵了,吵架真的很累,我不行了,我没有那个体力了……”

冻结性的,所以并没飞过四分之一地球,并没经历三十二小时,键码解冻,车狂崔哈跟夜游女,吵着他出门前一模一样的架。

雨与橙花的蒙地卡罗,静悄得,他故意遥遥落单于小队人马之后讲手机,也觉全城人都听见了他在亲吻,在和解。然而三星期后,这里,就是他站的这里,三千 CC 自然进气引擎,二十二具,将一齐咆哮发出声浪,势犹十万只蚊子压境来。

八百匹马力,车重五百公斤,意思是,一马力只拖不到一公斤,故此 F1,一级方程式赛车,成了陆上飞行器。

宽敞赛道,直时十二米弯时十米,可时速两百公里以上时,宽度缩成一个点,由点连成,赛车线。错过这些点,轻则被超车,重则,轰进缓冲区,不然,撞墙。

“我真的搞不懂你们巨蟹座,情绪来太快了。你看我起床还要查月历,结果他妈的果然是初一初二。你有时候也等等我,我就是直的一条而已,每次要跟上你脚步真的有问题。好不容易跟上你一个弯,你已经转了好几个弯,这种追法我真的有问题。”

“我只是想要有女生的空间,我也有我的压力要去透透气,你每次这个不好那个不行。”

“我没有不让你出去啊。我知道你想出去看看,我也去找过阿修罗,和他商量说你想看看外面别人的生活,叫他安排一下看 PEACE 怎样。我还不先告诉你,等他 OK 我再回来和你商量看你要不要去看看。我有在做嘛。你要和咕噜,和

谁出去我没反对。我也年轻过，你走的路我都走过，只是有些人可以不理就不要弄了。我比你早出来，谁可以交，谁算了，我可以先告诉你。那一天家里的局我只是很单纯地认为家里应该要有个女生在家里处理一下。也许是我没考虑到你那天的心情，你要说啊，不能教我什么都用猜的，我猜不到。”

“你也不能什么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要怎么说，什么时候会碰到你的情绪我怎么知道，真的很难嘛。”

哭累的脸，和说到累的脸。

他想她开心，没办法，就宣布身上有最新的 E，大家一起去钜星。手牵手下楼，驾起陆上飞行器。

“光束分解去史考特那儿！”

轰，轰轰到飞升。

史考特 SCOTTY，有没有？电视影集五年级耳闻过而四年级看过的，《星舰迷航记》，史考特用光束分解人，以便从此处移到彼处。“Beaming up to SCOTTY！”

一大堆圆形笑脸，从天而降，下着药片雨。

冷却区，或是弛放区，钛雾色塑胶帘扯开，抛进来毛骨悚然的微笑，雷米说：“叛变的机器人早已灭亡，金属人也已生锈，人类流血受伤。”

欧文威尔许笑破铁幕的：“看，我的身体像条长廊，看看，鲨鱼就在长廊底端门那里。”

紫光灯下，猛然涌现一批泰德族。头扎大花手帕，兜胸工作裤，赤膊，露刺青，笑容真可掬，“ACI——EE——D！”爱兮，齐齐怪声叫。

为什么不，临时自治区，打孩不打仗。